

白石道人诗说[宋] 姜夔

大凡诗，自有气象、体面、血脉、韵度。气象欲其浑厚，其失也俗；体面欲其宏大，其失也狂；血脉欲其贯穿，其失也露；韵度欲其飘逸，其失也轻。

作大篇，尤当布置：首尾匀停，腰腹肥满。多见人前面有余，后面不足；前面极工，后面草草。不可不知也。

诗之不工，只是不精思耳。不思而作，虽多亦奚为？

雕刻伤气，敷衍露骨。若鄙而不精巧，是不雕刻之过；拙而无委曲，是不敷衍之过。

人所易言，我寡言之，人所难言，我易言之，自不俗。

花必用柳对，是儿曹语。若其不切，亦病也。

难说处一语而尽，易说处莫便放过；僻事实用，熟事虚用；说理要简切，说事要圆活，说景要微妙。多看自知，多作自好矣。

小诗精深，短章蕴藉，大篇有开阖，乃妙。

喜词锐，怒词戾，哀词伤，乐词荒，爱词结，恶词绝，欲词屑。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其惟〈关雎〉乎！

学有余而约以用之，善用事者也；意有余而约以尽之，善措辞者也；乍叙事而间以理言，得活法者也。

不知诗病，何由能诗？不观诗法，何由知病？名家者各有一病，大醇小疵，差可耳。

篇终出人意表，或反终篇之意，皆妙。

守法度曰诗，载始末曰引，体如行书曰行，放情曰歌，兼之曰歌行。悲如蛩螿曰吟，通乎俚俗曰谣，委曲尽情曰曲。

诗有出於《风》者，出于《雅》者，出于《颂》者。屈、宋之文，《风》出也

；韩、柳之诗，《雅》出也；杜子美独能兼之。

《三百篇》美刺箴怨皆无迹，当以心会心。

陶渊明天资既高，趣诣又远，故其诗散而庄、澹而腴，断不容作邯郸步也。

语贵含蓄。东坡云：「言有尽而意无穷者，天下之至言也。」山谷尤谨於此。清庙之瑟，一唱三叹，远矣哉！后之学诗者，可不务乎？若句中无余字，篇中无长语，非善之善者也；句中有余味，篇中有余意，善之善者也。

体物不欲寒乞。

意中有景，景中有意。

思有窒碍，涵养未至也，当益以学。

岁寒知松柏，难处见作者。

波澜开阖，如在江湖中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已作。如兵家之阵，方以为正，又复是奇；方以为奇，忽复是正。出入变化，不可纪极，而法度不可乱。

文以文而工，不以文而妙，然舍文无妙，胜处要自悟。

意出于格，先得格也；格出于意，先得意也。吟咏情性，如印印泥，止乎礼义，贵涵养也。

沈着痛快，天也。自然学到，其为天一也。

意格欲高，句法欲响，只求工于句、字，亦末矣。故始於意格，成於句、字。句意欲深、欲远，句调欲清、欲古、欲和，是为作者。

诗有四种高妙：一曰理高妙，二曰意高妙，三曰想高妙，四曰自然高妙。碍而实通，曰理高妙；出自意外，曰意高妙；写出幽微，如清潭见底，曰想高妙；非奇非怪，剥落文采，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，曰自然高妙。

一篇全在尾句，如截奔马。词意俱尽，如临水送将归是已；意尽词不尽，如抟扶摇是已；词尽意不尽，剡溪归棹是已；词意俱不尽，温伯雪子是已。所谓词意俱尽者，急流中截后语，非谓词穷理尽者也。所谓意尽词不尽者，意尽於未当尽处，则词可以不尽矣，非以长语益之者也。至如词尽意不尽者，非遗意也，辞中已彷彿可见矣。词意俱不尽者，不尽之中，固已深尽之矣。

一家之语，自有一家之风味。如乐之二十四调，各有韵声，乃是归宿处。模倣者语虽似之，韵亦无矣。鸡林其可欺哉！

《诗说》之作，非为能诗者作也，为不能诗者作，而使之能诗；能诗而后能尽我之说，是亦为能诗者作也。虽然，以我之说为尽，而不造乎自得，是足以为能诗哉？后之贤者，有如以水投水者乎？有如得兔忘筌者乎？噫！我之说已得罪於古之诗人，后之人其勿重罪余乎！